中美論壇 US-CHINA FORUM

網址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com 投稿信箱：uschinaforum@ca.rr.com

中美論壇社 主編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盛嘉麟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刊頭設計 劉學武

每星期六出刊 第576期

推進中美相互瞭解合作 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一 倡導和諧平等多元世界

戰爭罪犯到訪，國會熱情相迎

◎梅強英

2024 年7月 24日，美國國會以極高的禮遇迎來了被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要通輯的戰爭罪犯 - 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胡。這是納坦雅胡第四次到美國國會發表演講，次數比二戰英首相邱吉爾還多一次。

納坦雅胡這次來是在以色列進行大肆屠殺加薩人民近十個月之後，受共和黨眾議院長強生及民主黨參院領袖舒默的邀請來國會演講。一個戰爭罪犯可以到美國國會大剌剌的給一個長達55分鐘的演講，還可以召集到參眾兩院幾乎所有的共和黨議員（肯塔基眾議員Thomas Massie是唯一沒有出席的）及近半數的民主黨議員到場聆聽，這是史無前例的。

在這冗長的演講中，所有的共和黨議員及一些民主黨議員在納坦雅胡說謊及羞辱場外抗議群眾時，不僅沒有抗議，還起立歡呼及鼓掌高達58次。在7月24日這天，在這所謂代表人民的民主殿堂裡，這些被人民選出的代表竟對一個被世界大多數國家公認的戰爭罪犯如此尊崇。我不禁要問，美國國會怎麼了？

國會有反對的聲音嗎？

當然有。主要是來自於民主黨內對納坦雅胡或對拜登中東政策不滿的議員。這次民主黨議員中有28名參議員及100名眾議員沒有出席，數目遠超過2015年納坦雅胡在國會演講抨擊奧巴馬的伊朗核協議沒有出席的人數（58人）。因選票考量而出席的民主黨議員中，也有很多議員表現的相當淡漠。唯一用行動表達了抗議的是一位密西根的眾議員，拉希靖達・特 布 Rashida Tlaib。特萊布是國會裡唯一的巴勒斯坦裔的議員。她那天戴了黑白格子巴勒斯坦頭巾，並高舉著一個牌子，一面寫著“戰爭罪犯”（WAR CRIMINAL），另 一面則寫著“種族滅絕罪”（GUILTY OF GENOCIDE）。特萊布表示她的出席是要讓國會正視巴勒斯坦人的存在。當她看到一個在巴勒斯坦進行種族滅絕的人會得到國會的同仁支持用美國的武器殺戮自己的同胞，她不能保持沈默，她要告訴世人，巴勒斯坦人的存在是不能被抹滅的。

在共和黨裡唯一沒有出席的是肯塔基州的眾議員，Thomas Massie. 他認為國會邀請納坦雅胡只是為幫助納坦雅胡挽救他在以色列國內及國際的聲望，而他不願成為這場戲的道具，所以他不出席。這在共和黨內是非常不尋常的。

民眾的抗議

在國會場外，數以千計的抗議者從早到晚包圍了國會山莊，要求解放巴勒斯坦，終止種族滅絕，逮捕納坦雅胡，停止軍援以色列，加薩全面停火，釋放人質。抗議群眾來自全國各地，包括穆斯林裔，亞裔，白人，黑人，亦有不少有良知的猶太裔人，以及不滿拜登政府中東政策辭職的前官員等。人質在美的家人也有參與，他們要求立即停火，換回人質。有些抗議者表示在巴以衝突之初，他們還同情以色列的境遇，但隨着目擊到以色列軍隊無區別的殺戮加薩平民（尤其是兒童），將加薩淪為廢墟，僥倖存活的居民，也淪為生活在無家可歸，斷糧，斷水，斷電，斷藥，疾病流行 的人間煉獄中後，對以色列的同情逐漸消失，願意冒著被逮捕的危險也要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

美國國會為什麼一味的挺以色列？

這次美國國會在接待納坦雅胡上，有超乎美國總統到國會演講的規格。在納坦雅胡進入國會之前，眾議院長強生致信給每一位眾議員，警告他們及他們邀請的客人，若在納坦雅胡演講時，有任何打擾的動作將會被強制移出會場，並予以逮捕。這就是為什麼特 布只能在現場只能舉牌而不能發聲的原因。

在過去美國總統發表國情咨文時，往往有反對黨的出聲抗議，而完全沒有遭逮捕的顧慮。2009年奧巴馬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時，被一位共和黨的眾議員叫囂說奧巴馬在說謊。 2022年拜登的國情咨文演說時也被一位共和黨的眾議員打斷他的演說。這兩個議員不禮貌的動作除了被同事斥責外，並沒有受到任何懲戒。

我們不禁要問，納坦雅胡憑什麼受到比美國總統更高的禮遇？？

此外，納坦雅胡的演講對美國顯得非常的高傲自大。他完全不採納拜登希望儘快停火的安排。他來美國的目的不是停火， 而是要美國儘快供應以色列武器。還用道德綁架美國說以色列的敵人（哈瑪斯，真主黨，伊朗）就是美國的敵人，以色列的勝利也是美國的勝利。換言之，美國和以色列必須站在一起。美國有義務支援以色列。

此外，他對於美國憲法給予人民的言論自由，嗤之以鼻。他稱在國會外抗議的群眾不過是一群受伊朗資助的白癡。他這番話不僅毫無依據，而且以一個外國人身分對美國人民行使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指手畫腳，他憑什麼？

他滿口謊言，說以軍幾乎沒有在拉法殺死平民。也沒有阻止救援物資進入加薩。若居民沒有得到救濟，是因為哈瑪斯偷了這些物資。這些謊言也許只有住在另一個星球的人才有可能相信。

像這樣的國家，這樣的領袖，為什麼美國的政客卻對他的逆天行事，對美國予取予求的作風作法不敢忤逆。美國這個世界第一強國，為何被以色列掐著脖子呢？

這個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關乎歷史，宗教，地緣政治，及金錢。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以下簡稱AIPAC）無可否認的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遊說團體，它徹底的主導了美國的以色列及中東政策。

AIPAC 是什麼樣的遊說團體？

AIPAC 是個親以色列的遊說團體。它有龐大的人脈及資源，在美國是數一數二的。每次選舉它都在民主及共和兩黨投下大量的選舉資金，幫助親以色列的候選人當選。若有旗幟鮮明反以色列的候選人，AIPAC就會投下重金幫助他（或她）的對手，使反以色列的候選人落選。在剛結束密蘇里民主黨初選， Cori Bush, 一個非常進步，鼓吹加薩立即停火的現任眾議員，就敗給一個受AIPAC 資助的對手。兩個月前， Jamaal Bowman，一個政治立場和Cori Bush相似的民主黨現任眾議員，也在兩個月前遭受同樣命運。AIPAC 藉著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AC），the United Democracy Project, 花了二千四百萬美元，將此兩人打敗。

到現在為止，AIPAC 也用同樣伎倆打敗它認為反以色列的候選人，且成功率相當高。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這麼多民眾抗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暴行時，大部分美國國會議員選擇沈默，或更有甚者，像眾議長強生，還宣稱我們支持以色列是遵守聖經的指示，美國也會受益的。

這就是美國政治的現實。AIPAC已成功的收買了國會。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國會一味挺以色列的主要原因。

AIPAC 保姆

肯塔基州的眾議員，Thomas Massie 最近在美國名主持人Tucker Carlson的節目談到AIPAC如何控制它資助的美國國會議員。他個人沒有拿AIPAC的錢，但他知道拿AIPAC錢的議員都會被分配到一個所謂“AIPAC person”來與他/她工作，戲稱AIPAC 保姆。議案投票前，議員會徵詢AIPAC保姆的意見來決定怎麼投票。AIPAC也會邀請議員及其家屬免費去以色列參觀，遊玩等。當國會要決定支援以色列經費或軍備時，這些被資助國會議員的支持就順理成章了。AIPAC在這些議員身上的投資就加倍回收了。

美國憲法的立國精神，在於國會應為美國人民利益服務，代表選民的意願。但現在AIPAC對美國國會控制的程度似乎已將美國國會變成為以色列服務，為以色列發聲，這是否與憲法精神背道而馳？

道德經

◎佟秉宇 釋

第一章

【原文】

道可道也，非恆道也。名可名也，非恆名也。無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恆無欲也，以觀其眇；恆有欲也，以觀其所徼。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之又玄，眾眇之門。

【釋文】

宇宙間可以用言語描述出來的原則/規律，並不一定是放諸四海皆準或不因時間的改變而改變的原則/規律。如果這些原則/規律可以用語言去命名，那麼這些個命名也只能指它所命名的原則/規律，而不是一般皆可用之命名。宇宙之始沒有任何可以說的清楚的狀態；當開始可以命名出某種事務時，此事務便為萬物之根源。所以在宇宙之始，我們必須觀察微小之事務；在事務開始有了發展的端倪之時我們必須觀察它的細微變化。無與有為矛盾之兩面，同時存在，雖然名稱不同但卻相輔相成，非常玄妙，逐漸掌握世間的原則/規律是觀察了解細微萬物之入門。

前進黨能成為美國第三政黨嗎？

張一飛（中美論壇 雙語專欄作者）

美國兩黨民主制度在其250年的歷史中取得了良好的發展。當美國革命在1775年開始並持續到1783年時，還沒有像今天的兩大政黨體系那樣的正式政治結構。北美13個殖民地尋求擺脫英國的統治。革命戰爭吸引了大多數美國殖民者的支持，最終在 1776 年 7 月 4 日發表了《獨立宣言》。國會只是一群相信「自由」（擺脫英國皇家統治）和「民主」（自我獨立）的聰明政治人物。 1781年，《邦聯條例》獲得批准，成立了邦聯國會；新國家美國從1776年到1789年逐漸形成。自由主義的影響是從後來的自由主義巨人亞當史密斯（蘇格蘭人，1723-1790）開始影響美國精英階層的。年輕的美利堅共和國主要由主權議題（不受君主統治）和個人權利所驅動，例如擁有土地的權利、言論和新聞自由。美國憲法最初承認奴隸制，這一個與自由主義的主要矛盾在內戰後名義上消除；平等、正當法律程序和投票權的概念逐漸地、緩慢地在18世紀和19世紀被修改到憲法中。

維基百科上有一段關於自由主義的好段落，與美國自由主義的演變密切相關。「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和道德哲學，基於個人權利、自由、被統治者的意願、政治平等、私有財產權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主義者根據他們對這些原則的理解，擁護各種且常常相互衝突的觀點，但一般支持私有財產、市場經濟、個人權利（包括公民權利和人權）、自由民主、尊重民俗、法治、經濟和政治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憲政體制與隱私權。組成國家聯邦。自由主義下的聯邦結束了皇家壟斷、限制性邦國貿易壁壘，並促進了自由市場。相較之下，美國沒有自己的也沒有繼承歐洲的政治經濟體系，而歐洲的政治經濟體系導致了歷史上的許多衝突和戰爭。然而，美國新政府體制的演變是史無前例的，最終以今天的兩黨制將聯邦劃分為紅藍兩色，劃分了它的50個州。

自由主義本質上從來沒有一個完整的或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體系。即使是經濟系統，它也只提供哲學而不是作業系統。美國憑藉其資源、財富和順利建國（擴張）的幸運歷史，已成為「自由主義」世界的領導者，倡導自由和民主，並為世界提供其政治和經濟哲學（一個不斷發展的體系）來反對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的一種主張，最初由蘇聯試驗和領導，為大多數不發達國家提供了政治和經濟獨立的革命方法。事實證明，蘇聯模式最終失敗了。蘇聯的崩潰固然是經濟的原因，但冷戰的勝利不能歸功於西方政治體制的優越性。美國與共產主義中國（巨大的經濟市場）結盟的策略是西方贏得經濟勝利的主要原因。自蘇聯經濟崩潰（1991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快速成長，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這顯然為經濟學家提供了爭辯中國經濟體係力量的講台（有人聲稱中國經濟體係是一個不斷發展的學習-修正-採用的體系）。美國之所以感到來自中國的威脅，是因為中國幾十年來經濟表現的亮眼，但其全面反華政策的反應在理論上和戰略上都是錯誤的。

今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絕大多數美國選民第一次對選擇誰，表現出了幾乎毫無信心。民主黨和共和黨這兩個主要政黨各有一名領先的老年候選人（拜登 81歲，川普 78歲），但似乎都無法團結整個聯邦。這就引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為什麼我們在美國政治體系中沒有一個穩定、可預測的總統繼任程序？為什麼美國公民會被兩黨制度鎖住？有一個新的政黨，不左也不右，叫做前進黨（Forward Party - founded by Andrew Yang）。我們介紹和討論前進黨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新的政治哲學，而是它提出了一個正確的問題：「你覺得傳統政黨不能代表你嗎？」這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問題，如果你確實有這種感覺，那麼下一個問題是你能做什麼呢？前進黨能成為美國政治體系中的第三黨嗎？我希望可以，但我敢打賭你不會這麼認為。不幸的是，我們的總統選舉（以及其他的選舉）都是一場募款競賽。一個人需要籌集很多錢才能贏得一場比賽。這就是為什麼民主黨在最後幾個月無法替換拜登的原因。這也是任何像前進黨這樣的新政黨都無法競選2024年總統候選人的原因。因此，前進黨必須建立一個面向未來的政黨（有經濟基礎的政黨）。

公民必須能夠改變選舉過程的進程和方向。我們選民必須要求政府設立第三黨競選帳戶有一筆基本資金。每當公民對兩大黨候選人不滿意時，可以向第三黨帳戶捐款增加其資金。那裡的資金用於辯論和初選競選僅供給合資格的第三黨候選人使用。這種機制保證了總有第三黨候選人可以出台。如果兩大黨能夠拉到超過過半數的或更多的選票就好；但如果他們做不到，那麼第三黨就該有機會出現。 2024 年可能為時已晚，但在未來的美國總統大選，推行這個想法是值得的。這是一種『備胎』或‘保險’的觀念，它可以促進兩大黨要更加小心推舉候選人，同時可讓選民表示不滿，尋找更佳人選。我鼓勵前進黨向此方向推進。

Labor to Manufacturing to R&D - Path for Success but No Guarantee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Whether it is a free economy or plan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seems to always start with cheap labor (labor-centric) then entering industrialization (factory-centric), and then into a phase of advancing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R&D Centric). Take the most advanced economy,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as a colony before it became an independent nation, its economy started with agriculture requiring a heavy labor force. Thus, it imported slaves from Africa to support its labor needs despite the violation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After industrialization (1760-1840) occurred in Europe, machine operation and factories came to the new country, a growing United States. With its rich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mineral resources, the U.S. became the largest GDP of the world in 1890 surpassing China (the world's largest GDP from 1820 - 1870). The U.S. benefited from the two world wars and grew its GDP to become 40% of the world GDP in 1960. American goods were desired all over the world. The U.S. was the principal supplier if not the world factory.

Industrialization continued with combustion engines and electronics with rapid advances so tha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became the engines driv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U.S. was leading in R&D throughout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almost all fields, computerization aided the semiconductor revolution pushed automation and network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far beyond human labor capability. The expansion in R&D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mechanics and electronics;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s have widened the R&D sphere to many areas including supercomputers, high-speed internet, advanced materials, biomedical research, virtualization, space exploration, etc. as well as all sorts of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work in financial engineering taking advantages of large data and past experiences. With fast computing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large databases available for simulating the human brain, human ability (motion, speech, and vis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ecome the next revolutionary wave. However, the broader and more advanced R&D, the more opportunities would require astute selection and focused funding and human effort, since R&D is to explore the unknown, its results can never be guaranteed success. R&D work requires taking calculated selection (risk) and continued human talents and capital supply to beat its odds (often a low percent level).

The path of labor-centric (manpower) to factory-centric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then to R&D-centric (advancing technology or discovering new fields,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seems to be the success path for the U.S. before and including the 20th century, but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U.S. GDP has been slowing down relative to the fast-grow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rom 40% (1960) down to 25% or less (2023). Whereas China has gained from 1.75% (1990) to 18.6% in 2021 with a projection to surpass the U.S. in less than a decade. The U.S. has adopted a policy to thwart China's growth by launching a tariff war and technology sanctions eventually to an all-out anti-China strategy. However, China is the number one trading partner with 120 countries and has essentially become the world factory. Despite the U.S. anti-China stand,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allies have a vested interest to consider. Hence, foreign investors continue to invest in China, not only in manufacturing and business but also in R&D.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under the U.S. anti-China policy, China's economy suffered a negative impact but the U.S. economy was also hurt. The total investmen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tell a good story of a nation's R&D and its economy.

China received FDI of $163.25B and invested in other countries $130.25B in 2023. Thus, according to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SAFE), China's ne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2023 was $33 billion, which is notably a 30-year low and an 80% decrease from 2022. (China's FDI was $180.96B in 2021 and $189.13B in 2022, showing a 13.7% drop from 2022 to 2023). The net exchange ($33B) was positive because new investment was greater than outflows and the $163.25B FDI figure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confidence of foreign investors in China. However, China's net direct investments in 2023 are down $142.6 billion, which is the second time the country has had a deficit. This is no doubt an indication of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challenge. Despite the downturn in net investment figures, R&D activities (foreign joint venture establishing R&D centers) are still striving in China, people expect a high success rate in China just like Silicon Valley has enjoyed that reputation. However, China has more than one 'Silicon Valley' distributed in China, Beijing, Shanghai, Shenzhen, Hangzhou, Suzhou, and even Anhui and Sichuan. And more importantly, China has a huge market and appetite for new development. The success of R&D efforts has to be proven by business returns. Recently, The Economist magazine has published an article highlighting China's R&D potential.

The Labor, Manufacturing, and R&D path seems to be a successful model for China so far, however, history did present different outcomes for other countries. Hence, there is no guarantee of success. If one examin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G7, their R&D phase did not always pan out, in some cases due to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sometimes simply due to poor management of R&D direction. In the case of the U.S., its economy showed relative weakening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terrorist attack may have triggered the U.S. pro-military policy which directed capital away from non-military R&D. In addition, the management of R&D steering away from hard goods manufacturing towards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services resulted in creating fewer new job opportunities than taking away more manufacturing-based workforce. This choice also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rise as a world manufacturer.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s brought her to the critical R&D ph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far, China has avoided making political mistakes (engaging in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nd costly alliances) but focusing on commerce development based on its manufacturing strength to provide job opportunities and wealth building. The goal of lifting people from poverty and seeking co-development with the world for mutual prosperity has paid off so far.

Despite external pressure from the U.S., China is at the juncture of steering its R&D to br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Will China succeed? The FDI trend is an honest indicator. Let's watch how China is going to manage its R&D phase by investing in BRI with a co-prosperity goal (hence choices of R&D directions: Green Energy, Electric Cars, Commerce Infrastructure, and Platforms) and by leveraging its huge market and manufacturing base to draw investments to fund its R&D to success.